

政治書寫與歷史衍異

——清代臺灣寧靖王與五妃題詠現象及其詩作論析**

王 建 國*

摘 要

明末，寧靖王避亂來臺，其完髮自縊之際，亦已譜就一段媵妾以身殉節的淒美故事，後衍為歷代詩人不絕如縷題詠寧靖王及五妃詩，此中，清朝雖作為其繼起對立的政體，然不論宦遊來臺抑或本地詩人皆對其著墨甚深，洵為臺灣古典文學史上極為殊異之現象。今先將追溯其故事原型（史），而以清代所出現相關詩作為探究對象（詩），凸顯其接受與詮釋的關係，再以寧靖王及五妃題詠詩作「並觀」之方式，各別爬梳詩人寫作該詩之年代、原因、在地與否、任職所在……等相關語境，辨析其背後所可能存在「詠史」、「遊歷」……等不同目的，復以歷時性為一維度，除考察其詩質量之分／合變化而提出相應解釋外，亦將探索其寫作技巧及其背後所可能蘊含意識型態的變化。

關鍵詞：清代、臺灣、寧靖王、五妃、古典詩、方志

2012 年 5 月 31 日收稿，2013 年 3 月 12 日修訂完成，2013 年 8 月 15 日通過刊登。

* 作者係國立臺南大學國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 本文初稿曾發表於 2009 年 6 月 6 日，由國立中山大學清代學術研究中心、中國文學系、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主辦「第五屆國際暨第十屆全國清代學術研討會會議」（高雄），感謝主持人陳昌明教授及楊雅惠教授提供未來可再發展、深化的方向，評論人陳家煌教授講評。本文承蒙《漢學研究》兩位匿名審查委員惠賜寶貴修改意見，裨益論述與行文更臻完整，特此致謝。

一、前言

明末，寧靖王朱術桂避亂來臺，其完髮自縊之際，亦已譜就一段媵妾以身殉節的淒美故事；寧靖王與五妃一生最後的歷史，也是南明最壯懷激烈的一段歷史，不僅其行誼垂諸青史，後亦衍為跨越清領、日據、國民政府等不同時代政權之歷代詩人，不絕如縷題詠寧靖王及五妃詩作，而其體裁形式更包含：古典詩、古典詞、竹枝詞、擊鉢吟、現代詩等，顯見該主題具有一定的重要性。此中，清朝雖作為其繼起對立的政體，然不論宦遊來臺抑或本地詩人皆對其著墨甚深，亦臺灣古典文學史上極為殊異之現象，故值得全面而深入加以研究。

首先，將追溯其故事原型（史），而以《全臺詩》¹收錄清領以降迄乙未割臺為止（1683-1895）之相關題詠（詩）為探究對象，其中，詩題直接題詠者為主要論述對象，其詩題雖無直接關係而其詩作內容稍涉者為次要論述對象，並運用適切的文學與文化理論，以期能與文本形成更深層的對話，凸顯其接受與詮釋的關係；其次，將寧靖王及五妃題詠詩作加以歷時並列觀察，各別爬梳詩人寫作該詩之年代、原因、在地與否、任職所在……等相關語境，辨析其背後所可能存在「詠史」、「遊歷」……等不同目的；最後，以歷時性為一維度，全幅朗現寧靖王與五妃題詠轉變之脈絡，賦予其有意義之論述架構與分期形式，並考察其題詠現象背後之分（單詠）／合（並詠）變化機制，提出相應之解釋，同時也將尋繹其書寫之承續與變異，探索其寫作技巧及其背後所可能蘊含意識型態的變化。

1 本文題詠詩作來源，多載錄於清代臺灣方志，唯為裨益引用及簡省篇幅起見，均引自全臺詩編輯小組編撰，《全臺詩》（臺南：國家臺灣文學館，2004-2008），而省略各題詠詩作之版本差異，唯需加以說明的是：揆諸本文主要探究對象：明寧靖王傳、寧靖王題詠與五妃題詠，臺灣方志實扮演重要載體功能，以本文劃分之兩階段典律時期加以觀察——大抵以康熙年間為清代初期／第一次典律與中後期／第二次典律之斷限，則可發現：清代初期個人詩文刊刻不易，多需仰賴方志載錄始有廣泛流傳之可能，然中後期以降，詩人詩文刊行漸多，如：六十七《使署閒情》，章甫《半崧集》，何澂《臺陽雜詠》、王凱泰《臺灣雜詠》、《續詠》及馬清樞《臺陽雜興》，合為《臺灣雜詠合刻》，劉家謀《觀海集》、《海音詩》……；某種程度而言，此正反映本文第一次典律時期之題詠多流露單一官方意識形態，而第二次典律時期之題詠漸有脫出單一官方意識型態，而衍為多元之趨勢。

二、寧靖王與其五位妾媵故事原型

目前所見臺灣方志中，最詳細記載寧靖王與五位妾媵事蹟者，係載錄於康熙三十五年（1696）高拱乾《臺灣府志》（下稱《高志》）中之陳元圖〈明寧靖王傳〉。唯陳元圖係何許人也？查閱蔣毓英修《臺灣府志》及《高志》之「人物志」均不見其名。唯范咸等修《重修臺灣府志》收錄沈光文〈東吟社序〉，見其名在列，所云：「爰列社中諸公姓名、籍貫而不紀其官號、庚甲云」、共列十四名成員，第四即「陳易佩名元圖 會稽」，²顯見其曾於清領之後，參與「東吟社」之活動，故推測其對於這段交會的歷史當不陌生。

茲觀高拱乾纂修《臺灣府志》卷 10〈藝文志·傳〉云：

寧靖王，名術桂，字天球，別號一元子。明太祖九世孫遼王後，長陽郡王次支也。始授輔國將軍。配公安羅氏女。……及成功取臺灣，王輒東渡。……癸亥六月，我師克澎湖。二十六日，鄭兵敗回。王向媵妾曰：「我之死期已到，汝輩或爲尼、或適人，聽自便！」妾侍僉云：「王既能全節，妾等寧甘失身！王生俱生、王死俱死，請先賜尺帛，死隨王所；『從一而終』之義，庶不忝耳。」王曰：「善！」妾袁氏、王氏、或云蔡誤也，媵妃秀姑、梅姐、荷姐，俱冠笄、被服，齊縊於堂。王乃大書曰：「自壬午流賊陷荊州，攜家南下；甲申避亂閩海，總爲幾莖頭髮，保全遺體，遠潛外國。今四十餘年，六十有六歲；時逢大難，全髮冠裳而死，不負高皇、不負父母！生事畢矣，無愧無怍。」次日，校役舁主人柩，王視之無他言，但曰：「未時。」即加翼善冠、服四團龍袍、束玉帶、佩印綬，將寧靖王璽鈕印送交鄭克塽，拜辭天地、祖宗；耆士老幼俱入拜，王答拜。又書絕命詞曰：「艱辛避海外，總爲幾根髮。於今事畢矣，祖宗應容納！」書罷，結帛於梁，自經，且曰：「我去矣！」遂絕。眾扶之下，顏色如生。越十日，藁葬於鳳山縣長治里竹滬，與元妃羅氏合焉，不封不樹。妾媵五棺埋於文賢里大林邊，去王墓三十里，擬表爲五烈墓。王……其平生得諸臺之故老云。³

2 清·范咸等修，《重修臺灣府志》（《臺灣府志三種》，北京：中華書局，1985，以下簡稱《范志》），下冊，卷 22〈藝文三〉，頁 2578。

3 清·高拱乾等修，《臺灣府志》（《臺灣府志三種》，北京：中華書局，1985），上冊，頁 1079-1085。

全文共九百餘字，歷歷如繪，實兼顧歷史的宏觀與微觀：對於寧靖王生平、世系及其在壬午、甲申之後的蹤跡與扮演的歷史角色，可謂知之甚詳，尤其，以相當篇幅寫其媵妾繼志相殉，個人全髮完節的過程：視柩、整裝、送印、拜別，終而寫下「絕命詞」自縊，可見其並非無意識之寫作，當中「或云蔡誤也」，更見有意糾正前志之謬誤，復且，「其平生得諸臺之故老云」，顯見其平生軼事頗得在臺故老之眾口騰播，故應為眾人所熟稔者。相較於《蔣志》及《高志》之「人物志」多擇要敘寫，〈明寧靖王傳〉顯然依照傳記書寫的傳統，而敘寫得更加詳盡完備，尤其著墨其晚年在臺生活。

此外，該傳之後更列有一首〈輓寧靖王詩〉，乃論列寧靖王與其五位妾媵題詠詩作之先聲；而如前所云，陳元圖〈寧靖王傳〉雖已著墨五位媵妾事蹟——後來逕稱「五妃」，然終究以寧靖王為傳主，五位妾媵只是其陪襯，觀諸〈輓寧靖王詩〉，亦是如此：

匿跡文身學楚狂，飄零故國望斜陽。東平百世思風度，北地千秋有耿光。
遺恨難消銀海怒，幽魂淒切玉蟾涼。荒墳草綠眠孤兔，寒雨清明堪斷腸。⁴

嚆矢以春秋楚狂陸通（字接輿）因楚昭王政治混亂而佯狂不仕之事，寫其遭逢家國變色之時局，故避亂、亦避斷髮來此蠻荒未化之境——誠如沈光文〈東吟社序〉所云：「雕題黑齒之社」，此雖有明一脈希望之所繫，終未免是日薄西山矣，故此詩實乃兼輓寧靖王與有明國祚。儘管如此，該抹夕陽中仍可見熠熠的歷史典型：唐代張巡與蜀漢劉諶。彼寧靖王與五妃之景況，未嘗不也是北地王劉諶與其妻崔氏之翻版：劉諶聞其父禪將降魏，告其妻將欲死以見先帝於地下，不料，崔氏更欲死夫，乃請以先死，故觸柱而亡，諶乃殺其三子，並割妻首，至昭烈廟大哭後自刎。此中，是否也暗諷鄭氏未能效法安史之亂中，張巡（與許遠）矢志堅守睢陽，值得深思——張巡終因糧盡援絕，城陷被殺，唐玄宗追封為「東平王」，立廟祭祀。面對此番政治情勢所引起的人事驟變，宇宙間的萬物都當深受感染：「銀海怒」、「玉蟾涼」，可謂與「斜陽」同意，皆「有明」之隱語——「日」、「月」皆象徵明朝殘破的「半壁江山」，如此，則又不只有「狐兔之悲」矣——眼前「兔跡狐蹤」之淒涼情景，不免也令清明時節前來悼念者腸斷傷慟。

4 陳元圖，〈輓寧靖王詩〉，《全臺詩》第 1 冊，頁 180。

職是，就其形式而言，有「傳」有「詩」，詩文完整並現，倘若逕謂之〈輓寧靖王詩並序〉，亦無不可。然不論就其詩文之形式或內容而言，其明顯以寧靖王爲主角，媵妾只是配角——詩中所閃現「北地」之典，雖可能涉及崔夫人之貞烈，然其又無多加著墨之意。

唯須再加以說明的是：陳元圖詩文完成時間，當介於寧靖王下葬之日與《高志》刊行（1696）之間；彼時高拱乾仍無相關歌詠之作，唯《臺灣府志》卷9〈外志〉之「寺觀（官廟附）」項下，列有「竹溪寺」、「夢蝶園」、「彌陀室」，⁵而「墳墓」項下，則載：「故明寧靖王名術桂墓，在鳳山縣長治里竹滬，前有月眉池，與其妃羅氏合葬於此。」⁶顯見寧靖王墓塚也獲得史家較多之注目，而「月眉池」可能帶有「明朝」遺痕之意味；雖然當時「五妃墓」尚未成爲官方眼中要地，但可預見的是：較諸所列鄭、陳二墓，五妃墓實位諸上述寺觀名勝之畛域，加以地近府、縣治，頗具地利之便，無怪乎後來漸有超越寧靖王墓之勢，而成爲文人歌詠及遊憩之所。附帶一提，「擬表爲五烈墓」云云，可知其已得到官方之重視，然仍未逕稱爲「五妃墓」，後來，極可能因其貞烈節操，將之視爲一整體。目前所見，最早稱「五妃」者，乃江日昇《臺灣外紀》，後來，王禮纂修《臺灣縣志》卷9〈雜記志〉之「丘墓」條，更皆以「五妃」稱之，並獨列「五妃墓」，⁷而於〈藝文志十·詩〉收錄林氏等四人〈弔殉節五妃墓〉及諸人歌詠附近地景名勝之篇章。

三、寧靖王與五妃題詠現象之分期及其詩作論析

概括而言，清代文人之寧靖王與五妃題詠詩作，可約略分爲兩個時期：第一次典律⁸時期爲清代實際領有臺灣之康熙二十二年（1683），即五妃與

5 清·高拱乾等修，《臺灣府志》上冊，頁952-953。

6 同上註，頁966-967。該條下另載「鄭成功墓在臺灣縣武定里洲仔尾，男經祔葬焉」及「陳烈婦墓在臺灣縣武定里洲仔尾，陳永華女也，與其夫鄭克臧合葬在此……」。

7 清·王禮纂修，《臺灣縣志》（《臺灣史料集成·清代臺灣方志彙刊》，臺北：行政院文化建社委員會、遠流出版公司，2005），第4冊，頁279。

8 本文之典律乃先基於一種假設：即寧靖王與五妃故事在後來文人續題詠過程中，皆有成爲經典的可能性，此中，尤以《范志》之官方製作影響後世最鉅，可分爲詩、文兩方面而言：一方面，陳元圖〈明寧靖王傳〉成爲官方標準版本，一方面，六十七〈弔五妃

寧靖王前後相殉，題詠之可能性發生，迄康熙五十九年（1720），王禮完成纂修第一部《臺灣縣志》，此際對寧靖王與五妃題詠詩作，乃兼而有之（並詠），更精確而言，直到《臺灣縣志》，五妃題詠始明顯增多。第二次典律時期為康熙六十年（1721）迄清光緒二十一年（1895）為止，此際明顯傾向對五妃的題詠（單詠），而寧靖王的題詠詩作多為零星的存在。第一、二次典律，表面雖以收錄寧靖王與五妃題詠之方志編纂時間為斷限，唯實際深究之，則又可以康熙六十年朱一貴事件爆發為時間斷限：朱氏自認為明朝後裔，並以「反清復明」為號召，先於羅漢門結盟，後一路攻入府城，造成「滿朝」文武官員多攜眷逃逸，朱氏則於大天后宮登基（原寧靖王故邸），自立為「中興王」，建國號「大明」，年號「永和」，分封諸將，儼然一小朝廷，雖一週內即遭水師提督施世驄與南澳鎮總兵藍廷珍率兵來臺迅速鎮壓、弭平，然該事件牽連甚廣，且事後搜捕黨羽費時年餘，可謂影響甚鉅。朱一貴事件充分暴露清朝統治臺灣的嚴重缺陷，成為清代以來臺灣首宗民變（三大民變之一），翌年，清廷即正式派遣滿、漢各一之巡臺御史，其中，張湄、六十七、范咸等人皆詠五妃，卻不見詠寧靖王者，可謂巧妙「抽換」題詠典律，故可能基於該事件所造成的政治緊張與敏感關係，而使後來寧靖王之相關題詠銳減。⁹以下，依前後分期，描述其題詠現象並對其詩作加以論析。

（一）第一次典律——康熙二十二年至五十九年（1683-1720）

如前所述，自陳元圖〈輓寧靖王詩〉以降，至康熙五十九年（1720）王禮完成纂修《臺灣縣志》為止，方志中收錄不少歌詠寧靖王及五妃詩作。

以下乃據時代先後論列相關諸詩，以見其詠題之分合現象。

楊宗城¹⁰〈過寧靖王故宮〉之「故宮」應指寧靖王府邸，後來闢為大天后

墓〉與范咸〈弔五妃墓十二絕句〉——更不能忽略〈五妃墓道碑〉的實際作用與影響——不僅成為官方正典，同時也改變了文人題詠的軌跡，此後，五妃題詠大盛，而寧靖王題詠則漸趨沒落。

9 朱一貴事件與寧靖王及五妃題詠之關係，乃經由審視寧靖王與五妃題詠之消長變化後發現，今限於篇幅之故，僅此稱述，唯未來將有專文針對相關文獻進行深入探究。

10 楊宗城曾參與福臺新詠（東吟社），著有《碧浪園詩》，見清·黃叔瓚，《臺海使槎錄》，卷4〈赤嵌筆談·雜著〉（與《清一統志臺灣府》、《臺灣輿地彙鈔》及《番社采鳳圖考》合訂本；《臺灣文獻史料叢刊》第2輯第21冊，臺北：大通書局，1984），頁74。故推

宮，其詩後半云：「西山叩馬兩高士，東海懸樑一丈夫。自是求仁無怨悔，奚煩遺叟重嗟吁。」¹¹ 暗用武王伐紂，伯夷叔齊扣馬而諫的典故，而二人採薇而食之事，亦正是後來朱術桂〈絕命詞〉：「於今事已畢，不復采薇蕨」之所本，其並肯認朱術桂懸樑自縊乃求仁得仁，實無待遺叟之頻頻嗟嘆，此極可能是其年代較為接近的關係，若然，則陳元圖所云：「其平生，得諸臺之故老云。」洵然不誣。

宋永清〈過寧靖王墓〉，乃首揭以寧靖王墓入詩題者，此可能與其康熙四十三年（1704）來臺任鳳山知縣極有關係——寧靖王墓位於鳳山縣治境內。詩云：

刮地西風古墓門，馬啼衰草感王孫。道傍密布桃榔樹，竹裏深藏番樣園。
滄海無情流夜月，乾坤有恨弔忠魂。深秋尚有啼鵲血，十里紅花染泪痕。¹²

此詩係少數描繪寧靖王墓附近地貌者：伊始以「西風」、「衰草」白描，已添悲涼景致，也與「深秋」遙相呼應，末了更以十里杜鵑紅花遍染淚痕——影射「望帝」之擬人修辭，令人怵目驚心；又，杜鵑紅花與道旁「桃榔樹」、竹林「番樣園」，不僅有空間上「密布」與「深藏」的景深構圖關係，且與時序交織出更深層次的心靈視域效果。

郭必捷為臺灣縣人，康熙四十八年（1709）歲貢，曾參與周元文《重修臺灣府志》分訂，亦有〈過寧靖王墓〉，可謂發抒寧靖王〈絕命詞〉：「艱辛避海外」景況，詩云：

萋萋芳草憶王孫，碧水丹山靜閉門。弔月蟬蛩悲故府，號風松柏泣忠魂。
一枝聊借猶堪托，四海無家豈獨存。歷盡艱辛逃絕域，但留正氣塞乾坤。¹³

其詩隱約透露墓地渺無人跡，一片靜謐，徒賸蟬蛩與松柏之弔泣，曠涼之中，更顯悲調。歷盡艱辛始覓得海外絕域以寄身——鷓鴣一枝，是孤枝，也是最後一枝，終雖未能存續明祚，然以身相殉卻也為天地留下亙古之沛然正氣。不論如何，宋、郭二詩皆已明白昭示：明朝留予臺灣者，更在山水勝景

測其主要活動時間應在康熙年間，而其活動範圍也應在臺灣府（縣）。

11 楊宗城，〈過寧靖王故宮〉，《全臺詩》第1冊，頁184。

12 宋永清，〈過寧靖王墓〉，《全臺詩》第1冊，頁358。

13 郭必捷，〈過寧靖王墓〉，《全臺詩》第1冊，頁377。

之外；凡此，三「過」（二過墓「門」）詩作，亦足以顯示詩人於跨越歷史交會後，回首凝眸，對歷史一瞬的追憶擴寫。

又，揆諸宋、郭二詩，不僅詩題押韻（元韻）相同，墓門／閉門「王孫」、「夜月」／「弔月」、「忠魂」、「乾坤」等詩句，也完全相同或近似，而「風」（西風／號風）、「草」（衰草／芳草）、「海」（滄海／四海）等意象又極為相近，故疑係模仿之作。尤值得注意的是：自陳元圖〈輓寧靖王詩〉（頸聯）以降之早期詩作皆與「月」、「海潮」脫離不了關係，這毋寧是承繼南明以降「思明」書寫之遺風。

張方高乃康熙年間諸生，乾隆初期來臺。其〈輓寧靖王〉不若前述諸詩之直揭睹「物」色彩，而是回到歷史之中，審視其存在之意義：

欲挽狂瀾塊弗勝，孤忠百折有誰朋。酬恩一縷江天曉，脫跡兩間箕尾乘。

不汙汗青辜敵日，彌堅貞白謝高陵。春秋大義昭今古，芳草萋萋氣厲陵。¹⁴

迴狂瀾於既倒而未得，益增其忠義孤況，其「孤忠」可謂踵繼「忠魂」書寫；以騎乘箕尾之星明志——死後升天，且昭著青史，終使今之芳草萋萋仍散發著歷史的春意。

上述諸詩皆以寧靖王詠題為主，然成書於 1704 年之江日昇《臺灣外紀》，係以描述鄭芝龍以迄鄭克塽「四代五主」之家族／歷史發展著稱，當中有〈贊寧靖王朱術桂與五妃殉節二絕〉，是目前首見將寧靖王與五妃加以合詠者，在形式上可謂稍開五妃題詠風氣之先，因此具有從寧靖王題詠過渡到五妃題詠的轉折性意義。又，江氏所贊二絕詩題逕作「五妃」，亦首開先例，後來，王禮纂修《臺灣縣志》收錄〈弔殉節五妃墓〉諸作，在詩題及詩中皆稱「五妃」，或受江氏之影響抑未可定。據江書〈序〉云：「況有故明之裔寧靖王從容就義，五姬亦從之死；是臺灣成功之踞，實為寧靖王而踞，亦蜀漢之北地王然。故就其始末，廣披輯成，誠閩人說閩事，以應纂修國史者採擇焉。時康熙四十三年歲次甲申冬至後三日，九閩珠浦東旭江日昇謹識於雲陽之寄軒。」¹⁵顯見彼甚重視此段歷史發展。江氏贊詩云：

天地乾坤無可寄，飄然海國全其身。於今天命誠如此，不負朱家一偉人。

14 張方高，〈輓寧靖王〉，《全臺詩》第 2 冊，頁 58。

15 清·江日昇，《臺灣外紀》（臺北：世界書局，1985），頁 1。

四海飄蓬何處棲，廈傾一木總難支。願留數莖白頭髮，歸見高皇喜有子。¹⁶

以明朝宗室為立場，言其完髮、全身，絲毫無愧，故得以歸見太祖於九泉；四海之內已乏其棲處之地，若欲以當下棲止之孤木撐持將傾之高廈，則未免有蚍蜉撼樹之感——「危廈何堪一木支」，頗有為其尋求解脫之意味。詩題表面雖贊朱術桂與五妃殉節，然實際內容仍只以寧靖王為歌詠對象，完全不及五妃。詩題上完全以五妃為主者，仍須俟諸王禮纂修《臺灣縣志》所收錄〈弔殉節五妃墓〉諸作。茲先列林中桂及施世榜¹⁷之詩如下：

誰將明祚復延長，六月投繯日色黃（作者自註：癸亥（1683）六月投繯，黃氣繞室。），節凜泉臺甘結伴，軀捐海國願從王。宮幃永別同埋玉，脂粉寧悲久瘞香。行過魁山遺塚在，至今猶繞老煙光。¹⁸

珠沈芳草帶餘薰，玉碎空山鎖亂雲。匹婦但知生共枕，五妃僅見死同群。

千秋節義誰無主，一代蛾眉獨有君。回首可憐明季世，相臣事業不堪云。¹⁹

林中桂係康熙三十六年（1697）歲貢生，諸羅縣人，曾任周元文《重修臺灣府志》分訂；又，康熙六十年朱一貴起義，曾為之贊禮，事敗遭議。施世榜乃康熙三十六年拔貢，臺灣縣人。林、施二詩「明祚」、「明季世」之謂，雖仍不乏以明朝為主體之「大歷史」思維，但已明顯大幅著墨五妃——「五妃」終於取得特寫鏡頭，且明顯已具有地方性色彩，其中，「結伴」、「同群」云云，毋寧更將其視為一整體之「小歷史」；且相較於題詠明寧靖王詩多豪氣干雲，此弔五妃之詩已轉為和緩的餘薰煙光，故頗能自明寧靖王之題詠傳統中，另闢書寫蹊徑而具超越性意義：明祚雖藉寧靖王一脈氣息留存海外，但真正使其不朽的則是魁斗山上所散發的煙光，準此而言，明祚已不獨繫於寧靖王一人，更在於殉節五妃——彼瘞玉所散發的幽香，豈不更勝明朝大業？

16 清·江日昇，〈贊寧靖王朱術桂與五妃殉節二絕〉，《全臺詩》第2冊，頁28-29。

17 劉良璧纂輯《重修福建臺灣府志》卷17〈人物·孝義（附）〉曾介紹施氏，云：「施世榜，字文標；鳳山人，拔貢生。樂善好施，閭黨姻族貧者多所周卹。嘗建敬聖樓於南門外，以拾字紙。由壽寧教諭，授兵馬司副指揮令。長子貢生士安，捐資二百兩修葺鳳邑文廟；又置田千畝，充海東書院膏火，奏報有案。又令五子拔貢生士膺捐社倉穀一千石，皆其義行焉。」見清·劉良璧纂輯，《重修福建臺灣府志》（《臺灣文獻叢刊》第74種，臺北：大通書局，1984），頁452。

18 林中桂，〈弔殉節五妃墓〉，《全臺詩》第1冊，頁218。

19 施世榜，〈弔殉節五妃墓〉，《全臺詩》第1冊，頁234。

其中，「匹婦但知生共枕，五妃僅見死同群」，更見其行徑實非常人匹婦所能為，從而愈加反襯出「回首可憐明季世，相臣事業不堪云。」職是，已然有跨越性別書寫之意味。

倘若二詩之五妃仍未脫「願從王」、「獨有君」之遺緒，則何借宜與施陳慶之詩則取得更為自主性的地位，詩云：

寒煙碧草暗離披，隱隱高原見古碑。謾說從人皆妾婦，應誇死義是男兒。
一縵未解王孫恨，千載猶聞鬼子悲（作者自註：墓在鬼子山。）。異域天
荒開世運，五常還自五人持。²⁰

五妃殉節報明君，曠代流芳天下聞。烈魄共吞東海月，英風齊撼西山雲。
啼殘蜀帝聲中血，拖盡湘靈水上裙。塵土何干悲粉黛，一朝憂戚與誰分。²¹

二詩多突出五妃為主要書寫對象，寧靖王則退居配角的地位。不唯如此，何借宜之詩較諸施世榜詩之「珠沉玉碎」，雖亦不乏含有「大丈夫寧當玉碎」之意，但此詩則明顯稱述其為守節義而死，真係天地男兒行徑，較諸施詩只以「匹婦」（女性）為衡量標準，毋寧更進一步。此亦應係五妃題詠詩作中，首見且直接以「男兒」超越性別書寫者，後來五妃題詠詩作中，則不乏出現以田橫事而加以書寫者；²² 投縵雖為王孫留下遺憾，卻也讓後世得聞鬼子山的悲切故事，五妃殉節舉止更得以在異域蠻荒開創新局，並成為扶植後世倫理綱常之基礎，而此較諸傳統封建倫常多繫於男性者，有其殊異之處；如此，明之天下猶未亡矣。施陳慶之詩則仍肯認五妃殉節乃為報君恩，其義行足可吞月撼雲，當中，「東海月」則使人憶起陳元圖「玉蟾」之淒涼；復以蜀帝（名杜宇號望帝）死後化為杜鵑，娥皇與女英聞舜崩而投湘江之神話傳說入詩，況寫其死節。

凡此，陳元圖〈輓寧靖王詩〉首開寧靖王題詠之先聲，後來不論來臺抑或在臺文人所展開之題詠，也多肯認寧靖王之高潔行誼，並以此追悼南明歷史。而至江日昇之贊詩，文人的目光才開始轉移到「五妃」身上，只是，真正在題詠形式與內容皆以「五妃」為主，則需等到王禮編纂《臺灣縣志》，才

20 何借宜，〈弔殉節五妃墓〉，《全臺詩》第2冊，頁30。

21 施陳慶，〈弔殉節五妃墓〉，《全臺詩》第2冊，頁50。

22 論者曾論及田橫事典的使用與超越性別典範的關係，見李嘉瑜，〈殉國殉夫淚有痕——臺灣古典詩對殉節五妃的詮釋〉，《成大中文學報》14(2006.6): 188-189。

一併收入：林中桂、施世榜、何借宜及施陳慶之〈弔殉節五妃墓〉。當中，除了何氏之外，其餘題詠者皆與五妃墓所在地有或近或遠的地緣關係，故其書寫在地色彩濃厚；尤有甚者，諸氏之詩已有跨越性別之意味。又，倘就書寫內在肌理而言，第一次典律時期，實已不乏顯豁五妃書寫之底蘊，唯真正在形式、內容與數量有更進一步的表現，則需等到第二次典律時期。

（二）第二次典律——康熙六十年至光緒二十一年（1721-1895）

乾隆六年（1741），張湄係浙江錢塘人，由翰林院遷巡臺御史兼理學政，曾作〈五妃墓（作者自註：「明寧靜（靖）王妃袁氏、王氏、秀姑、梅姑、荷娘同殉王，死葬臺邑之仁和里。」）〉，係清領以來，首位巡臺御史詠五妃墓者，下開六十七與范咸之續詠，詩云：

瘞玉埋香骨未塵，五妃青塚草長春。雲寒孤島魂相聚，直抵田橫五百人。²³

雖然五妃玉殞，然終未經時間推移化為塵土，其高潔精神反如青塚之草亙古常碧，詩末更直以田橫五百人為擬，以一抵百，其貞烈可知。

陳輝係臺灣縣人，乾隆三年（1738）舉人，其足跡所至常發為吟詠，或因好遊故，兼有〈寧靖王祠〉與〈五妃墓〉之詩，茲併列如下：

間關投絕域，遺廟海之濱。古殿山雲暮，空階野草春。鴟鴞啼向客，杜宇咽迎人。自立千秋節，英風起白蘋。²⁴

精誠歸帝子，大節凜冰霜。慷慨同千古，從容共一堂。蘭焚山失色，玉瘞土留香。捲地悲風至，蕭蕭起白楊。²⁵

二詩皆以望帝典故入詩，其末聯書寫風格亦甚為類近，頗見悲涼情調。陳氏二詩，雖未能有明確之繫年，然就目前所見文獻，暫將其一併置於五妃單詠時期論列——此仍無礙范咸《重修臺灣府志》〈藝文志〉所形成之典律，並稍做說明如下。陳輝曾於劉良璧續修《臺灣府志》（乾隆五至六年，乾隆七年刊）時，被聘為分輯，然其〈寧靖王祠〉與〈五妃墓〉皆未被收錄；《范志》（乾隆九至十一年，乾隆十二年刊）亦未曾著錄，以上皆不能排除編纂《劉

23 張湄，〈五妃墓〉，《全臺詩》第2冊，頁165。

24 陳輝，〈寧靖王祠〉，《全臺詩》第2冊，頁190。其詩題原作「寧靜王祠」，今正。

25 陳輝，〈五妃墓〉，《全臺詩》第2冊，頁199。

志》與《范志》時尚未寫作的可能性，唯六十七《使署閒情》則一併收錄其詩作，當中，分別有范咸與莊年之序（乾隆十二年），²⁶ 可以說明此間原委。茲觀〈范序〉云：

《使署閒情》者，巡臺給事六公輯臺江詩文成集而名之也。公本於使署之餘，作詩歌以適閒情，因有是集一卷；余與公修志時，已採入〈雜著〉中矣。既而志事已竣，公又搜得近時臺灣詩文若干首，不暇補入。公既珍惜此邦文獻，且不忍沒人之長，因即移己之集之名以名之，而附己所作於後。²⁷

可見其收錄諸作，有稍補《范志》遺珠之意。附帶一提，首任巡臺漢御史黃叔瓚《臺海使槎錄》曾云：「今則兵燹之後，官僚救過不暇，無復寄情翰墨矣。」²⁸ 所謂兵燹當指朱一貴事件，故《使署閒情》更具有其存在之價值與意義，尤有甚者，極可能因朱一貴事件，造成未來五妃題詠之勃發。揆諸《使署閒情》，亦收錄沈光文〈題寧靖王齋壁〉與陳元圖〈輓寧靖王〉等「舊作」及陳輝〈寧靖王祠〉之「新作」，雖見其並無刻意排除收錄寧靖王題詠詩之意，然而，也不可忽略如何借宜〈過五妃墓〉之「舊作」與秦定國〈五妃墓〉、陳輝〈五妃墓〉之「新作」，尤其，個人詩集刊刻，相較於府志刊行，仍有公私之別；雖然如此，更加確定范咸《重修臺灣府志》〈藝文志〉所著錄六十七與范咸二人五妃題詠之「新作」，更有可能形成新的典律，而事實也是如此。

乾隆九年（1744），六十七，滿洲鑲紅旗人，以戶科給事中奉命巡視臺灣，任內三年期間，曾與同官范咸纂輯《重修臺灣府志》。該志首載：「臺灣縣 五妃墓在仁和里，前明寧靖王姬妾，詳〈寧靖傳〉。墓前有碑曰：『寧靖王從死五妃墓』。乾隆十一年，兩巡院命司馬方邦基重脩，且立碑于南門外，曰：『五妃墓道』，刻兩巡院〈弔五妃墓〉詩于其下。莊副使年有跋。」²⁹ 顯見官方之極度重視，而詳〈寧靖傳〉云云，可見志書所載陳氏〈明寧靖王傳〉

26 范咸，〈序〉，清·六十七，《使署閒情》（《臺灣文獻叢刊》第 122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頁 1。莊年，〈序〉，頁 2。

27 范咸，〈序〉，同上註。

28 清·黃叔瓚，《臺海使槎錄》，頁 74。

29 清·范咸等修，《重修臺灣府志》下冊，卷 19〈雜記·塚墓〉，頁 2355-2356。

已成為重要傳播載體。唯《范志》稍有增刪，如林豪〈詠臺陽古蹟十二首五妃墓〉與施瓊芳〈寒食日郊行〉，皆有「事詳《府志》」之言，可以為證。不唯如此，其後〈附考〉，分別載錄明經郭必捷〈過寧靖王墓〉（舊志）、張鷟洲〈五妃墓〉（《瀛壖百詠》）、六黃門居魯〈弔五妃墓〉（《使署閒情》）及范侍御浣浦〈弔五妃墓十二絕句〉（《婆娑洋集》）；³⁰此由府志載錄，實可見其重要性。當中，除郭氏係詠寧靖王墓外，其餘三者皆詠五妃墓，頗可見其題詠之消長變化。復且，六十七與范咸同時於該志留下詩作，所佔篇幅比重最大：六十七一首，范咸十二首，唯〈五妃墓道〉碑刻中，則缺少范咸之七、八兩首。

茲觀六十七〈弔五妃墓〉，詩云：

東風颺蕩天氣清，載馳馳馬春巡行。刺桐花底林投畔，森然古墓何崢嶸。
路旁老人為余泣，當年一線存前明。天兵既克澎湖島，維時臺海五烈皆捐生。
至今坏土都無恙，誰為守護勞山精。雲封馬鬣連衰草，四圍怪石爭縱橫。
時聞鬼母悲啼苦，想見仙娥笑語聲。歲歲里民寒食節，椒漿頻奠陳香羹。
滿目荒涼已感歎，更聽此語尤傷情。有明歲晚多節義，樵夫漁父甘遭烹。
島嶼最後昭英烈，頑廉懦立蠻婦貞。田橫從死五百皆壯士，吁嗟乎。
五妃巾幗真堪旌。³¹

春天舒放景致，馳馬巡行，睹墓思及過往歷史；當中，「刺桐花底林投畔，森然古墓何崢嶸。」與宋永清〈過寧靖王墓〉以「桄榔樹」、「番榭園」指出寧靖王墓之所在，頗有異曲同工之妙。不唯如此，此間刺桐花更具「雨過天青」之意涵；雖云「天兵」，然亦有「前明」、「有明」之云，全無滿人倨傲臨視心態。彼雖有衰草荒涼之感，然坏土全然無恙，此或與里民於寒食節期——冬至後一百零五日，約於清明節前一、二日，仍至其墓塚前奠祭有關。詩末尤其重申張湄所用田橫之典，傳承並表彰其貞烈之意至為明顯；姑不論是否肇因於教化之故，其節義英烈已然超乎政權對立與種族敵視之上，成為四海皆準之普世價值。「吁嗟乎」與「真堪旌」之間，益加流露其至情至性。詩句之中，明顯可見五妃與五烈已混用無別。

乾隆十年（1745），來臺任巡臺御史兼理學政之范咸，亦作有〈弔五妃墓十二絕句〉，為今所見清代題詠五妃墓之冠，茲臚列其詩如下：

30 同上註，頁 2356-2359。

31 六十七，〈弔五妃墓〉，《全臺詩》第 2 冊，頁 247。

1. 明亡已歷四十載，死節猶然爲故明。荒塚有人頻下馬，眞令千古氣如生。
2. 天荒地老已無親，肯爲容顏自愛身。遙望中原腸斷絕，傷心不獨是亡人。
3. 君后相將殉社稷（作者自註：指莊烈。），虞兮未敢笑重瞳。廟廷倘使增陪祀，臣妾應教祭享同。
4. 田妃金盃留遺穴，何似貞魂聚更奇。三百年中數忠節。五人個個是男兒。
5. 可憐椎髻文身地，小字人傳紀載新。卻恨燕京翻泯滅，英風獨顯費宮人。
6. 忍把童家舊誓忘（作者自註：指福王。），孝陵風雨怨蒼蒼。芳魂若向秦淮去，正好乘潮到故鄉。
7. 長恨丁寧數語餘，從容猶自整簪裾。邇西便是埋香地（作者自註：《越記》：「閩閩葬女於邇西，名三女墳」。今五妃墓去寧靖墓三十里。），三女墳應近閩閩。
8. 封題無樹一孤岑，剩有兒童躑躅吟。豈是五丁開蜀道（作者自註：《華陽國志》：「秦惠王許嫁五女於蜀，蜀遣五丁力士奉迎，蛇山崩，同時壓殺。蜀王痛傷，命名曰五婦塚。」），卻緣望帝哭春深。
9. 明妃無命死胡沙，青塚荒涼起暮笳。爭比冰心明似月，隔江不用怨琵琶。
10. 壘壘荒墳在海濱，魂銷香冷爲傷神。須知不是經溝瀆，絕勝要離塚畔人。
11. 又逢上巳北邙來，宿草新澆酒一杯（作者自註：又三月三日，率僚屬致祭。）。自古宮人斜畔土，清明可有紙錢灰。
12. 十娘廟已傳訛久，參昴還應問水濱。今日官僚爲表墓，五妃直可比三仁。³²

依組詩內容，大抵可別爲三類。其一：率僚屬致祭，如第一、十一及十二首；依然接續前人之歌詠，首先稱許其死節之昭著故明，故明祚表面雖亡而終未亡——「明亡」、「死節」、「故明」、「如生」，可謂起死回生，不憚言「（復）明」矣；尤有甚者，下馬憑弔者絡繹於途，眞使其精神亙古長存。「四十載」之稱，如〈明寧靖王傳〉所云，或詳稍後林樹梅〈前明寧靖王祠〉作者自註，乃自甲申之變算起迄今。今更藉古人楔飲踏青之農曆三月三日，率僚屬來此致祭悼念（引《禮記》〈檀弓上〉：「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³³），得以於清明「百六」前送與紙錢灰，並表墓（墓前刻石）

32 范咸，〈弔五妃墓十二絕句〉，《全臺詩》第2冊，頁258-260。

33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清·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禮記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頁112。

旌善之，當中，更以「殷有三仁」：「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爲喻，對照所云：「廟廷倘使增陪祀，臣妾應教祭享同。」（之三）與「百年中數忠節。五人個個是男兒。」（之四），一再強調其忠義節烈形象，足可入祀而受祭享，完全顛覆以往傳統封建修辭。因此，明朝香火猶未絕矣。

其二：爲五妃代言，如第二首及第十首；以爲天地已乏可依之人，唯又不願獨爲未亡人與塚畔人，故只能遺留荒墳於此海濱，唯此自是重於泰山之殉死。

其三：述前朝往事，如第三至第九首；除了援用歷史帝王將相后妃的典故巧加比況，如虞姬（朱仕玠後來則用「虞兮草」、明妃或以「秦淮」隱寫亡國之恨；著名女塚，如「三女墳」、「五婦塚」；更值得注意的是，其敘述明末一段宮廷往事：明思宗與周皇后（莊烈愍皇后）相殉之事（其遺體並葬入田貴妃園寢），及費宮人捨身救長平公主之事。

清代文人對寧靖王與五妃之題詠，在六十七與范咸等官員表彰並題詠五妃墓之前，實不相上下，更準確地說，應是由寧靖王題詠而漸趨五妃題詠；迄乙未割臺之前，對五妃（墓）之題詠寢明寢昌，終於超越對寧靖王（墓）之題詠——後來，只有盧九圍、朱景英、林樹梅、陳肇興、何澂等人及少數與零星（如施士洁）的詩作詠及；其中，陳肇興兼有〈寧靖王墓〉與〈五妃祠〉之作。唯此只是梗概之情況，其實際情形仍值得進一步追索與說明。

盧九圍〈寧靖王墓〉對寧靖王之歌詠內容不出前人「採薇」、「莖髮」之事，或夾雜「神聖」、「恩威」等字眼，唯其詩末以「哀哉殉主難，從容有五妃。」³⁴戛然收束，溢出原有之期待視界，故亦非純然題詠寧靖王者。

乾隆三十四年（1769），朱景英擢爲臺灣海防同知，任內（乾隆三十七年）著有《海東札記》，其〈一元子玉帶歌〉云：

臨濠龍種岐海死，以數莖髮爲終始。鼎移社屋逾三紀，毅魄猶依故遼邸。
可憐赤嵌城，夜夜荒雞鳴。可憐竹滬溪，年年杜鵑啼。九十年來同聲哭，
絕島無祠薦秋菊。藿香亦剩幾抔土，遺帶還餘一束玉。帶兮帶兮當年玉人
用意琢百鹿，那知一旅無成莽馳逐。幸也末路完其璞，皓潔奇姿出陳牘。
君不見七客寮中信國硯，玉帶生歌酬唱遍。不惟其物惟其人，正氣常留石

34 盧九圍，〈寧靖王墓〉，《全臺詩》第3冊，頁186。

一片。我今爲帶作此歌，歌成信手書擘窠。誰歟和歌謝皋羽，勿煩屬筆趙孟頫。³⁵

朱氏自註：「范九池〈五妃墓詩序〉謂：施襄壯克澎湖，王語諸妃曰：我死期至矣！皆對曰：王生俱生，王死俱死。遂同縊堂上。五妃：袁氏、王氏、秀姑、梅姑、荷姐。墓在臺灣縣仁和里。」³⁶

朱景英或因個人姓氏及年代久遠的關係，不以前明爲諱，詩中臨濠係指今安徽鳳陽，乃明太祖朱元璋故鄉，臨濠龍種所指正是朱術桂，其由數莖髮起興，而詠及頗具象徵意義之玉帶——此後將近百餘年幾無人敢和，迄何澂始徵引《海東札記》內容。該作嚆矢即提及寧靖王飄零身世，且不無感傷地與鄭成功「草雞夜鳴」並舉，又，可留意寧靖王墓尚未立祠，而後，文天祥、謝翱與趙孟頫等宋元遺民皆魚貫入歌。繫有雕琢百鹿（百祿）玉帶之寧靖王，雖未能如少康之中興，卻得以在英雄末路中「守身如玉」，而此愈使其聯想到信國硯，即文天祥著名之「玉帶生硯」，³⁷據傳〈正氣歌〉係蘸該硯墨而寫就，故云「正氣常留石一片」；又，《海東札記》卷 4〈記叢璫〉載：

一元子玉帶，流傳民間且久，玉版凡二十枚，碾成百鹿，良玉善工，足寶也。考一元子名術桂，字天球（求），明遼藩裔也。明亡，由輔國將軍依唐藩閩中，封寧靖郡王；崎嶇兵間無成事，窮蹙竄海外。迨鄭氏歸命，無所之，遂自經死。臨終書絕命詞曰：「艱辛避海外，總爲幾莖髮。於今事畢矣，不復採薇薇！」聞者悲之。死時年六十六，葬鳳山竹滬里。姬侍從死者五人。蓋康熙二十二年癸亥六月事也。五人者，姬袁氏、王氏、媵妾秀姑、梅姑、荷姑也，葬郡城南門外魁斗里，人稱五烈墓云。³⁸

35 朱景英，〈一元子玉帶歌〉，錢仲聯主編，《清詩紀事（八）·乾隆朝卷》（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頁 5359。

36 同上註。

37 玉帶生硯係因硯側週邊環繞一道瑩白石脈紋理，故名，「玉帶生」三字陰刻篆書於墨池正上方，硯側瑩白石脈下刻有文天祥之硯銘，末署「廬陵文天祥製」六字，硯背則有乾隆所賦〈玉帶生歌〉（乾隆甲午（三十九年）題款），乾隆又作有〈御題銘〉、〈御題識語〉等；詳見王雲五主持，《西清硯譜》（《四庫全書珍本初集》第 8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0），卷 9，頁 41-45。原硯圖片請見國立故宮博物院編纂，《故宮文具選粹》（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1），圖版 15、15a-g，頁 21、65。

38 清·朱景英，《海東札記》（《臺灣文獻叢刊》第 19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頁 50。

當中，除了「玉帶」外，〈絕命詞〉也成為敘述的重點，唯末句則稍有改易，姬侍五人並佔有一定的篇幅。據《海東札記》〈自識〉題云：「乾隆壬辰歲冬十月朔日」，³⁹ 係乾隆三十七年（1772），唯據《海東札記》〈劉序〉及《海東札記》〈鄭序〉，所署：「乾隆癸巳仲冬月下浣八日，年姻愚弟劉亨地撰」及「乾隆癸巳長至後治學弟鄭際唐撰」，⁴⁰ 皆為乾隆三十八年（1773），故推測〈一元子玉帶歌〉可能受朱彝尊（1629-1709）〈玉帶生歌並序〉⁴¹ 之影響，唯其終係歌行之體，且內容已稍異於此題詠詩者。

黃文儀，道光年間人，⁴² 鳳山邑附貢，〈寄興〉（二十四首之二十四）云：「一介書生耳，猶留髮幾莖。典型仍未墜，夕照曉村明。」⁴³ 揆諸其內容，雖可能指向寧靖王，然仍需要其他文獻材料佐證，又，其詩題為「寄興」，稍可見非有意為之。

光緒元年（1875），福建巡撫王凱泰（1823-1875）因牡丹社事件來臺，何澂來臺任幕賓。光緒三年，何澂與馬清樞等人唱和，作〈臺陽雜詠〉（二十四首），第四首云：

仗節東來嘅一元，全歸地下復何言。數莖草長忠臣髮，五出梅開烈女魂。
猶有介圭留古寺（作者自註：圭長一尺五寸、闊一寸八分、厚四分。道光年間，農人掘地得之；僧奇成以粟易，置法華寺。），更無玉帶鎮山門
（作者自註：帶凡玉版二十枚，碾成百鹿；流傳民間。見《海東札記》。今聞落安平海中。）。荒祠竹瀝人誰問（作者自註：寧靖王祠在竹瀝庄，家人許福立主祀之。），杜宇聲淒夜月昏。⁴⁴

除了末句之外，每句之下皆有作者自註。其詩題雖未言為寧靖王之題詠，

39 朱景英，〈自識〉，《海東札記》，頁1。

40 分見劉亨地，〈序〉，《海東札記》，頁2；鄭際唐，〈序〉，《海東札記》，頁3。

41 朱彝尊撰，〈玉帶生歌並序〉，《曝書亭集》，《清代詩文集彙編》第116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頁199。

42 施懿琳據黃氏〈記許逆滋事五古〉（十二首）中，曾述及道光四年「許尚、楊良斌之役」，加以推斷，見施懿琳，〈黃文儀·提要〉，《全臺詩》第5冊，頁125。

43 黃文儀，〈寄興〉（二十四首之二十四），《全臺詩》第5冊，頁137。

44 何澂，〈臺陽雜詠〉（二十四首之四），《全臺詩》第8冊，頁363。部分作者自註略引。又，光緒七年（1881），何澂將其〈臺陽雜詠〉與王凱泰〈臺灣雜詠〉、〈續詠〉及馬清樞〈臺陽雜興〉三十首，合為《臺灣雜詠合刻》出版，見江寶釵，〈何澂·提時〉，《全臺詩》第8冊，頁361。

然其內容顯然針對寧靖王而發，且未完全忘情於「五妃」。此際，寧靖王獲得何澂之青睞，可分兩方面言之：就整體組詩而言，依其〈序〉云：「馬子翊（按：清樞字）廣文作〈臺陽雜興〉三十首，余見之技癢，因就廣文詩所未及者得詩二十四首。」⁴⁵可知何氏顯然有意發馬清樞所未發或與之互別苗頭。又，此詩不乏有現實之影響：寧靖王之介圭與玉帶等遺物重現人間，介圭終雖存留法華寺，為將來寧靖王之題詠留下可能之契機，然就實際題詠情況而言，仍不及法華寺與五妃廟（墓）之地緣關係。凡此，皆可見該詩實係「無心插柳」之作，遑論「荒祠竹漚人誰問」更可能透露現實上乏人問津的窘況，當然，也可能是何氏個人文學性修辭之結果。唯此亦可見：當時雖已為寧靖王立祠祭祀，然極可能只局限於家族拜祭的範圍，故不論就受到官方重視程度與實際祭祀規模而言，皆遠不如五妃廟（墓）。

勉強而言，只有林樹梅〈前明寧靖王祠〉之作，堪稱針對寧靖王而發。林氏係道光四年（1824）與六年分別從其養父林廷福與其父來臺任職，道光十六年（1836），任鳳山縣曹瑾之幕僚，或因地緣關係而有〈前明寧靖王祠〉之作，此詩係出《獻雲山人詩鈔》（四卷本），收錄其道光甲申年（1824）至辛丑年（1841）之詩作。詩云：

戎馬事無成，扁舟海上行。艱難完大節，兒女共孤貞。文筆古人古（作者自註：王善書翰，莊民藏其遺蹟甚多。），鬚眉生氣生。不堪吊龍種，萬竹戰秋聲。⁴⁶

稱許其雖無勳業，然仍能完節以終，其由戎馬而文筆，頗能另出新意，且由過去曾有之生氣盎然，對照眼前之荒漠秋涼，不禁令人唏噓。寧靖王善於書翰亦成為後來文人對其追念之由，如：道光二十九年（1849）調臺灣府學任訓導（在任四年）的劉家謀有〈韓策庵治孝廉家觀明寧靖王墨蹟〉（二首），〈之一〉云：「半壁河山汨怒濤，流離幽憤託殘毫。一方籌紐依然在，海上當

45 何澂，〈臺陽雜詠·序〉，《全臺詩》第 8 冊，頁 361。

46 林樹梅，〈前明寧靖王祠〉，《全臺詩》第 4 冊，頁 369。詩前有序，謂「王諱術桂，字天球……迨鄭克塽降，王遂全家自縊以殉，實康熙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七日也。蒿葬鳳山縣長治里竹漚莊，與元妃羅氏合焉，從死五姬墓在臺灣縣魁斗山，去王墓二十里，王之祠墓年久就湮，樹梅訪得之餘詳別記。」可知：一、其說法與陳元圖〈明寧靖王傳〉記載稍有出入。二、在林樹梅去訪之前，寧靖王墓已見荒蕪。

年比節旄（作者自註：中有寧靖王印。）。」〈之二〉云：「石翁遺墨伴裝堂，憑弔孤忠淚幾行。莫向案頭誇漢瓦，東瀛古色此琳琅（作者自註：漢瓦硯、黃忠端公墨蹟，皆孝廉所藏。）。」⁴⁷又，劉氏〈海音詩〉（百首之六）云：「故宮蕭瑟土花斑，海外當年轉徙艱。寶玦珊瑚無覓處，天人眉宇落民間。」⁴⁸係用杜甫〈哀王孫〉：「腰下寶玦青珊瑚，可憐王孫泣路隅。」⁴⁹句意，況寫朱術桂晚年之顛沛流離，詩末加註云：「寧靖王府在西定坊，今爲天后宮。韋澤芬明經廷芳云：『寧靖王像，十年前見諸重慶寺街某老婦家。婦自言陳姓，其祖曾爲鄭氏將，故匪有此像。像戎裝獨立，儀容甚偉。上綴草書數行，筆墨飛舞，即當日絕命詞也。韓策庵孝廉治家，亦有王手書「杜詩」一幀；而天后宮、北極殿兩匾，並王筆也。』」顯見林氏所云甚是。此外，施士洁〈臺灣雜感和王蔀昀孝廉韻胡鍊華太守同作〉（或題作〈臺灣雜感和王蔀昀孝廉韻〉）（八首之五）亦云：「龍種孤魂空玉葬（作者自註：明季寧靖王，渡臺依成功，臺平死節。），鮫人別淚尙珠啼。數行絕命天球筆（作者自註：寧靖別號天球，有絕命詞。），紙墨千秋重赫蹄。」⁵⁰著意寫其一生精神所繫而揮就之〈絕命詞〉，其所題之紙墨甚輕，然身負的歷史使命則至重，某種程度而言，〈絕命詞〉實予人或輕或重卻富含至情至性之歷史深意。光緒元年（1875）五月來臺的王凱泰則有〈臺灣雜詠續詠〉（十二首之五）：「猶有山僧殊解事，介圭不使沒蒿萊（作者自註：道光年間，農人掘土得圭；法華寺僧奇成以穀易之，滌去塵埃，見『朱術桂』三字，知爲王物。近已飭藏祠中。）。」⁵¹仍稱述寧靖王之遺物。由以上諸詩可知：雖然清中葉以降，其出土遺物已漸增多，然仍未能扭轉其題詠之「頹勢」。

凡此，可見其由寧靖王與五妃的並詠，而過渡到對五妃的單詠，某種程度而言，未嘗不是代表五妃在文人心目中的地位早已勝過寧靖王，尤有甚

47 劉家謀，〈韓策庵治孝廉家觀明寧靖王墨蹟〉（二首），《全臺詩》第5冊，頁344。

48 劉家謀，〈海音詩〉（百首之六），《全臺詩》第5冊，頁280-281。

49 唐·杜甫著，清·楊倫編輯，〈杜詩鏡銓〉（臺北：漢京文化公司，2004，志古堂校刊本），頁74。

50 施士洁，〈臺灣雜感和王蔀昀孝廉韻胡鍊華太守同作〉（八首之五），《全臺詩》第12冊，頁69。

51 王凱泰，〈臺灣雜詠續詠〉（十二首之五），《全臺詩》第8冊，頁356。

者，彼對五妃（墓）之題詠內涵，更承續此前已有的書寫基礎，一方面愈見其向下盤根深化，一方面卻也愈見其枝繁葉茂延伸開展。

以下，為對五妃墓題詠詩作有更深刻的剖析，將其區分為傷悼詠嘆、歷史反思及城郊風景等三方面加以言之。

1. 傷悼詠嘆

嘉慶九年（1804），謝金鑾（1757-1820）來臺任嘉義教諭，未至之時，蔡牽之亂陷鳳山縣，謝氏曾為嘉義知縣防禦工事出謀獻策。在臺期間曾作〈五妃墓〉，伊始「厓山一塊肉無存，荒隴蕭蕭古墓昏。」感嘆明朝宗室，最後亦如陸秀夫負趙昀蹈海，蕩然只賸一坏塋冢；繼而詠道：「水國有魂追帝子，交衢無計脫王孫。秋風亂塚紅夷塞，落日寒潮赤嵌門。留得東南殘碣在，故宮花草向誰論。」⁵²先援娥皇、女英之典，後用杜甫〈哀王孫〉：「不敢長語臨交衢，且為王孫立斯須。」⁵³之事；一方面以秋之肅殺寫亂塚，其中，紅夷亦是未能歸根者；一方面卻又透過虛筆，以赤嵌門暗寫寧靖王府邸，而冠以「落日」，不禁令人心生「失明」落寞之感。其復以東南殘碣——五妃墓道位於府城與赤嵌的地理位置，逼仄出故宮花草，除再次呼應首句明宗室血脈蕩然無存外，⁵⁴某種程度上，不無拔高五妃存在之價值與意義。

呂宗健〈哀王孫〉細數南明歷史，嚆矢即云：「井江市上車紛紛，井江江上日欲昏。此間將相王侯第，行人聽我哀王孫。」係以井亭⁵⁵之繁華熱鬧，寫朱家王氣之蕭條；內容多將敘述重心擺在清與明鄭「龍爭虎鬥」上，然亦稍有閃現：「五妃墓，日黃昏。」⁵⁶之句，頗與謝金鑾之謀篇同意。

祝道椿〈過五妃墓〉與僧蓮芳〈五妃墓〉，皆收錄於嘉慶十二年薛志亮纂修之《續修臺灣縣志》〈藝文〉中。祝詩云：「步出小南門，飛沙撲面颺。古塚生青草，殘碑臥戰場。昔日將軍闢海疆，五妃同死殉明王。貞墳冷落寒梅

52 謝金鑾，〈五妃墓〉，《全臺詩》第3冊，頁297。

53 唐·杜甫，〈杜詩鏡銓〉，頁74。

54 陳元圖〈明寧靖王傳〉載：「王無嗣，繼益王裔宗位之子名儼鈐為後」，見清·高拱乾等修，《臺灣府志》上冊，頁1085。

55 「井亭夜市」為清代臺灣縣著名勝景，地近明鄭政治權力中心，且鄰近明寧靖王府邸、陳永華總兵府邸。

56 呂宗健，〈哀王孫〉，《全臺詩》第4冊，頁225、227。

瘦，雪後猶開五出芳。」⁵⁷以景托情，荒塚冷山中仍能開花，毋寧肯認其孤貞。僧詩則云：「豈顧傾城色，應知大運歸。情同垓下慘，事與馬嵬非。塚草留青黛，山花舞繡衣。一坏香玉地，寂寂對斜暉。」⁵⁸著墨大變來臨，傾城之色亦無暇顧，其「垓下」、「馬嵬」則暗喻虞姬與楊貴妃之終局；「青黛」與「繡衣」雖復現傾城之色，然終係塚草山花，故只能空對斜陽。

楊浚（1830-1890）〈澎湖弔古歌〉由決定南明／臺灣存亡之澎湖海戰敘及五妃，並統合殘碑與黃昏意象：「同時更有五妃泣，桂子山荒斷碑立。玉魚寂寞尙人間，西流一角看日入。」⁵⁹而以日入解消五妃之泣與斷碑之立。迄及光緒三年（1877），馬清樞與何澂、汪序東、林鶴蓀等人唱和，作有〈臺陽雜興〉三十首，其第十五首云：「滿樹花開三友白（作者自註：番茉莉，一名『三友花』），孤墳草爲五妃青；哀蟬似訴王孫恨，暮雨蕭蕭不忍聽（作者自註：明寧靖王術桂浮海依鄭氏，王師克臺，王殉國難，五妃從焉。）。」⁶⁰花開草青爲五妃之英烈，哀蟬暮雨卻又爲其惋惜不已。

劉家謀（1814-1853）〈謁五妃墓〉（二首），詩云：

殉國爭隨帝后尊，一時義烈滿乾坤。那知瘴海千重外，尚有紅顏識報恩。
殘山賸水竟何存，魁斗還留土一墩。不使貞魂依竹滬，萋萋芳草憶王孫
（作者自註：寧靖王墓在竹滬莊，去此三十里。）。⁶¹

第一首詠其殉國英烈，其末更以紅顏報恩留下餘韻。第二首以提問方式起始，將五妃墓視爲明末不可多得的山水，即使寧靖王與妾媵未能合葬，魁斗、竹滬仍遙遙相憶，家國大義中，不減兒女私情，實一片情義勝景，此與後來王凱泰〈臺灣雜詠續詠〉（十二首之五）云：「故王一去五妃陪（作者自註：前明寧靖王全節之日，妃袁氏等五人殉焉。），海外黃沙賸幾堆（作者自註：王墓在鳳山維新里竹滬，五妃墓在臺灣府仁和里。）。」⁶²構成極爲鮮明的對照。此外，劉家謀〈海音詩〉（百首之七）云：「魁斗山頭弔五妃，鄭

57 祝道椿，〈過五妃墓〉，《全臺詩》第4冊，頁236。

58 僧蓮芳，〈五妃墓〉，《全臺詩》第4冊，頁239。

59 楊浚，〈澎湖弔古歌〉，《全臺詩》第9冊，頁180。

60 馬清樞，〈臺陽雜興〉（三十首之十五），《全臺詩》第8冊，頁380。

61 劉家謀，〈謁五妃墓〉（二首），《全臺詩》第5冊，頁319-320。

62 王凱泰該詩之自註，明顯與陳元圖〈明寧靖王傳〉之記載有所不同。

娘芳塚是耶非。年年瑯嶠清明節，無數東來白雁飛。」⁶³ 則由弔五妃聯想到鳳邑瑯嶠山腳之鄭成功葬女處，疑飛來白雁乃鄭女魂所化。又，〈海音詩〉（百首之九十九）則將歷來郡志所載陳烈婦與黃棄娘之事入詩：「貞烈陳黃報所天，捐軀無媿五妃賢。匆匆六甲光彤史，況沐皇風二百年。」⁶⁴ 此除了為陳、黃二氏申言外，亦有為清朝在臺郡尋覓彤管流芳典範之意。⁶⁵ 凡此，可見其以五妃為中心而又溢出五妃之書寫。

林占梅（1821-1868）〈題五妃墓〉係咸豐四年（1854）之作，其云：「薇蕨悲歌後（作者自註：寧靖王絕命詩，有『無復採薇蕨』之句。），羅巾染血痕。五人同畢命，一死足酬恩。入地鴛鴦隊，生天杜宇魂。可憐環珮冷，荒塚易黃昏。」⁶⁶ 刻寫五妃酬恩，意同家謀之詩，唯更往他界發展，俾使其再續前緣，然一入地、一生（昇）天，徒留喟嘆。

同治元年（1862），林豪（1831-1918）來臺遊歷，任潛園教席及修史工作，同治七年（1868），獲聘澎湖文石書院任教後離臺。其詠五妃相關詩作，堪稱繼范咸之後來臺文人最多者，曾作有〈五妃墓〉云：「海外無遺土，閨中有五人。一坏埋艷骨，九死殉孤臣。環佩芳魂杳，蘼蕪故徑春。妾心同古井，浩浩白于銀（作者自註：近墓有井，味甚清冽。）。」⁶⁷ 遺土云云，可謂重申劉家謀之意，九死不悔，愈添其骨豔也；並因地寫情，妾心如同浩浩古井，猶待後世汲取……。林豪亦於其他詩題上再三著墨五妃之詠，如〈赤嵌城懷古〉（二首之一）云：「太息採薇歌罷後，五妃墓下草離離。」⁶⁸ 薇、草並舉，頗有化身成薇之意——唯其後將有人賡續採薇乎？

63 劉家謀，〈海音詩〉（百首之七），《全臺詩》第 5 冊，頁 281。又該詩末有註：「五妃墓在仁和里魁斗山。鄭女墓俗呼小姐墓，鄭成功葬女處，在鳳邑瑯嶠山腳。每歲遇清明節，烏山內飛出白雁數百群，直到墓前悲鳴不已。夜宿於蘭坡嶺，其明日仍向烏山飛去。一年一度，俗謂鄭女魂所化，其然歟？」

64 劉家謀，〈海音詩〉（百首之九十九），《全臺詩》第 5 冊，頁 308。

65 該詩之下，另有作者自註：「……今入版圖將二百載矣，列聖相承昭然禮法，有不共被涵濡哉？近周光邵明經欲輯臺郡節烈勒成一編，誠盛舉也。……」見劉家謀，〈海音詩〉（百首之七），《全臺詩》第 5 冊，頁 308。

66 林占梅，〈題五妃墓〉，《全臺詩》第 7 冊，頁 199。

67 林豪，〈五妃墓〉，《全臺詩》第 9 冊，頁 317。

68 林豪，〈赤嵌城懷古〉（二首之一），《全臺詩》第 9 冊，頁 316。

又，其〈詠臺陽古蹟十二首 五妃墓〉（作者自註：明寧靖王朱術桂侍姬也，事詳《府志》。）則「重現」陳元圖〈明寧靖王傳〉中，朱術桂前往竹滬開墾之情景：「君犒師，妾操臼。君灌園，妾剪韭。君何往乎辭廟行，妾何往乎隨君走。爲君掃螻蛄，爲操箕與帚。侍君地下妾不朽，海角年年長相守。雙梓墓，七姬墩，五出花開又古墳。大星欲墜小星共，何幸教化行閨門。留得一泓清似雪，墓門千載表貞魂（作者自註：墓在臺南郡治，傍有井，甚清冽）。」⁶⁹或因鄭成功死後，取消對明王室供養典例，視其如同一般平民，故術桂灌園食力，其妾則親操井臼，執箕帚，感情和睦融洽，故朱術桂有辭廟之行，其媵妾皆甘於先驅螻蛄而廝守於地下——此亦申林占梅「鴛鴦隊」之意；並稱許其殉節乃教化及於閨門之表現，其貞如雪、其清冽亦如墓傍之井水。

施士洁（1856-1922）〈臺灣雜感和王荊昀孝廉韻胡鍊華太守同作〉（八首之七）亦有類似之書寫，詩云：「地種釋迦諸佛果（作者自註：臺有釋迦諸果），山埋魁斗五妃香（作者自註：寧靖五妃葬魁斗山）。」頗有將其殉烈精神深根於茲土之意。

周長庚（1847-1892）〈拜五妃墓〉（作者自註：甯靜（寧靖）王術桂妃）云：「霸氣臺澎掃地平，海天尺組涕縱橫。窮途仙桂無歸宿，故國名花肯寄生。頸血不膏中土鐵，墓門長咽落潮聲。蕭蕭環佩同歸夜，芊草簪西月半明。」⁷⁰倘若南明覆亡係歷史之亙古長夜，則寧靖王、五妃不肯以點滴之血膏中土尺鐵所表現的剛烈，不亦撐起南明半邊之月；復且，周詩頷、頸二聯所稱「落潮聲」及「月半明」，乃不乏體貼當事者之思明心境，尤值得留意的是：此原係寧靖王題詠之語境，如陳元圖〈輓寧靖王詩〉、宋永清〈過寧靖王墓〉、郭必捷〈過寧靖王墓〉等詩，今卻轉爲五妃題詠之語境，較諸前此所稱之性別越界，毋寧是更爲幽微而深層的書寫。

2. 歷史反思

乾隆二十八年（1763）六月，朱仕玠（1712-?）任職鳳山縣教諭，期間作有〈五烈墓〉二首，乃超越任職畛域之作：

69 林豪，〈詠臺陽古蹟（十二首）·五妃墓〉，《全臺詩》第9冊，頁344。

70 周長庚，〈拜五妃墓〉，《全臺詩》第10冊，頁129。

百年荒塚在，寧比玉鉤斜。漫墮三春淚，驚摧五朵花。瘴鄉空葬骨，絕海竟無家。應化虞兮草，臨風共怨嗟。

遙念叢蒿地，王孫烈骨憑。未能依竹瀝，猶勝望西陵。髣髴青螭駕，依稀赤豹乘。佩璫紛侍從，愁霧夜長凝。⁷¹

二詩皆有新意。第一首以沈括《夢溪筆談》所述及：虞美人草聞虞美人曲而隨之起舞之典故；第二首則稍有為五妃不能同穴合葬而抱憾之意，即使如此，依然勝過守陵宮女之徒耗青春，如羅隱〈銅雀臺〉即云：「只合當年伴君死，免教憔悴望西陵。」⁷²

陳肇興（1831-?）亦有詠及五妃類似情境者，唯其並有〈寧靖王墓〉與〈五妃祠〉，皆收錄於其《陶村詩稿》卷 1，係癸丑年（1853）間作品。詩云：

卅年憔悴落蠻鄉，故國河山感慨長。留得數莖華髮在，九原歸去見高皇。

玉帶歌成萬古愁，君王節義自千秋。可憐同死不同穴，芳草淒淒各一邱。⁷³

依其歌詠內容，頗近於〈明寧靖王傳〉所稱述者，唯「卅年」或恐「卅年」之誤。二詩合觀，可見其明顯著墨於寧靖王與五妃「下場」之迥異：寧靖王終得完髮，歸見太祖，然五妃卻未能與寧靖王同穴而葬，頗有延續朱仕玠為五妃伸言之餘意。

秦定國〈五妃墓〉（二首之一），收錄於乾隆十二年（1747），六十七《使署閒情》，詩云：「天兵鼓櫓逼江濱，祇把丹心質鬼神。君髮數莖猶自惜，妾身敢作未亡人。」⁷⁴以激問結尾，充滿無限曖昧；究竟其媵妾是否有自由選擇之意志，如〈明寧靖王傳〉中寧靖王所言：聽任其為尼或適人？如果可能，又果能得天兵入境之允許？——「明」／殷鑑不遠，尤有甚者，竟能在「俱生俱死」的集體合奏外，有其他獨奏異響？

章甫（1760-1816），臺灣縣人，曾作〈五妃廟〉云：

貞姬並命海之涯，化血啼鵲落日斜。奇節直符天地數，幽貞誰比帝王家。

71 朱仕玠，〈五烈墓〉，《全臺詩》第 2 冊，頁 388-389。

72 唐·羅隱著，潘慧惠校注，《羅隱集校注》上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甲乙集，卷 2〈銅雀臺〉，頁 75-76。

73 分見陳肇興，〈寧靖王墓〉、〈五妃祠〉，《全臺詩》第 9 冊，頁 203、204。

74 秦定國，〈五妃墓〉（二首之一），《全臺詩》第 3 冊，頁 147。

要求同死冰添冷，肯使孤生玉點瑕。魂氣爭光魁斗上，空山馨薦不勝嗟
(作者自註：廟在城南，魁斗山前)。⁷⁵

頷、頸兩聯，接連以兩個激問造成張力，而「同死」、「孤生」云云，更有不留餘地之孤絕；彼行誼雖深得後世之推崇而得以馨薦不斷，甚且爲之立廟，然末聯所發之感嘆，則又不乏留下其曖昧性。

嘉慶八年(1803)，施鈺(1789-1850)東渡來臺，寄籍於竹塹，爲章甫之弟子，所著《臺灣別錄》，收錄道光二十一至二十三年間(1841-1843)之作品，〈五妃墓弔古並考〉(二首)即係此間作品。茲錄如下(考從略)：

問俗慎遺徵，從亡祀五妃。我王甘就義，羣妾亦知幾。節冠東瀛首，名同北地輝(作者自註：《後漢書》：「鄧艾入蜀，北地王劉謚死之。」)。乾坤扶正氣，墳廟顯神威。

鬼子(作者自註：山名，墓寢近之。)山長在，王姬侍不違。九原如可作，五鳳恰齊飛。史筆褒巾幗，貞魂誦薔薇。英雄爭末路，死是勝生非。⁷⁶

二詩皆寧靖王與五妃並寫：前作以王妾相殉，得以彰顯天地正氣與掙得墳廟之赫赫神威，後作則以「九原可作」設想其皆化爲五鳳。而如此因景仰而將其完全男性化之極致，實非林豪長詩〈澎湖弔古歌〉莫屬，其詩云：「採薇歌罷事畢矣，留得幾莖頭髮耳。眼看軍前儘乞生，五妃而外誰男子。」⁷⁷以明鄭大軍之貪生怕死反襯五妃之英烈，此又不無重申前此施世榜〈弔殉節五妃墓〉所嘆「相臣事業不堪云」之意。雖然如此，末聯則復發人深省：英雄殉烈或屬理所當然，然「巾幗」者豈必同於英雄之必死，而別無「生是」之可能？準此而言，較諸章氏，施詩可謂青出於藍。

3. 城郊風景

李如員於乾隆年間來臺，就讀於海東書院，〈臺城竹枝詞〉(四首之一)云：「法華寺對竹溪庵，野色晴空一抹藍。多少踏青人去後，五妃墓道日三三。」⁷⁸頗呈顯法華寺、竹溪寺與五妃墓鼎足而立的景緻，尤其每年三月三日遇逢修楔事時，五妃墓道更成爲名勝景點；較諸秦定國〈五妃墓〉(二

75 章甫，〈五妃廟〉，《全臺詩》第3冊，頁336。

76 施鈺，〈五妃墓弔古〉，《全臺詩》第5冊，頁18。

77 林豪，〈澎湖弔古歌〉，《全臺詩》第9冊，頁381。

78 李如員，〈臺城竹枝詞〉(四首之一)，《全臺詩》第3冊，頁114。

首之二)云:「海表觀風題墓道,陽秋有筆墨痕新。祇緣千古綱常係,豈獨傷心弔五人。」⁷⁹更不帶歷史褒貶。值得注意的是:秦詩應係目前所見最早描寫五妃墓道者,迄於清末,仍有許南英(1855-1917)〈五妃墓〉(二首之二):「淒絕萬千新故鬼,月殘聽唱九池詩(作者自註:范九池有五妃墓道七絕數首,勒石於南門外)。」⁸⁰加以述及。不論如何,皆可見出五妃墓道修建完成後,已成為遊憩景點;此亦施瓊芳〈寒食日郊行〉所云:「隊隊肩輿簇簇衣,澆墳酒罷未言歸。深情兒女原無限,又向荒祠拜五妃(作者自註:五妃祠在臺城南門外,事蹟詳見《府志》)。」⁸¹繁華熱鬧,可見一斑。

唐景崧(1841-1903)於光緒十五年(1889)創立斐亭吟會(社),社員如羅大佑、唐贊袞、施士洁、熊瑞卿、羅建祥、周長庚、許南英、丘逢甲、鄭鵬雲……等人,因唐氏及其詩社主要活動地點皆在臺南府城,而五妃墓正位於竹溪寺、夢蝶園等城郊之名剎園林群落中,故時常成為文人個人或集體出遊之地,其遊賞舒懷,每每留下詠作,如:唐贊袞〈偕施雲舫、許蘊伯游竹溪寺〉云:「曲徑入幽邃,鐘魚寂不聞。一亭寒抱石,萬竹綠攙雲。蓬壁題詩富,蘭言入座芬。野花披錦帔,誰覓五妃墳(作者自註:近五妃廟)。」⁸²由竹溪寺向北眺望,五妃墓正藏覆於綠竹野花之中,儼然竹溪一景。唐贊袞另有〈夢蝶園〉(二首),〈序〉作:「有李正青者,當明季之遭迍,念時艱而高蹈;離漳郡之家山,依臺疆之洞壑。門迎魁斗之山,徑繞竹溪之寺。」⁸³更見夢蝶園與魁斗山、竹溪寺正相毗連,詩云(其一):「門迎魁斗美人鄉,寂寞園亭冷夕陽。一枕陶然誰喚覺,蘼蘼為蝶忽為莊。」又云(其二):「殘碑鬼物護山河,中有高人隱薜蘿。化蝶尋秋香入夢,感時花濺淚痕多。」⁸⁴皆以莊周夢蝶悼寫南明滄桑。施士洁亦有〈浴佛前一日,唐維卿廉訪招同倪耘劬太令、楊稚香孝廉、張漪菴廣文、熊瑞卿上舍、施幼笙茂才

79 秦定國,〈五妃墓〉(二首之二),《全臺詩》第3冊,頁147。

80 許南英,〈五妃墓〉(二首之二),《全臺詩》第11冊,頁167。

81 施瓊芳,〈寒食日郊行〉,《全臺詩》第5冊,頁409。其另有同題詩二首,唯與本題無涉,見施瓊芳,〈寒食日郊行〉,《全臺詩》第5冊,頁372。

82 唐贊袞,〈偕施雲舫、許蘊白游竹溪寺〉,《全臺詩》第12冊,頁601。

83 唐贊袞,〈夢蝶園·序〉,《全臺詩》第12冊,頁604。

84 唐贊袞,〈夢蝶園〉,《全臺詩》第12冊,頁605。

遊竹溪寺次廉訪韻》（四首之一）：「擬叩僧寮訪貫休，肩輿帶雨出城遊。歷千百劫園林古，剩兩三分水竹幽。境隔紅塵諸佛笑，香埋青塚五妃愁（作者自註：明寧靖王五妃塚在寺後）。草雞漫話前朝事（作者自註：鄭成功有草雞之讖），半日茶禪品趙州。」⁸⁵ 冒雨坐轎出遊舊府城垣外，可謂一派閒情。詩中述及歷史衍異的結果，徒贖此園林山水，見證前朝紅塵之事——更將視野擴及竹溪寺後之五妃青塚。該詩前後皆用貫休（832-912）⁸⁶ 及其「趙州吃茶去」之事，頗合題旨與旨趣，尤其，以「吃茶」解消歷史，可謂一片禪機。

施士洁〈羅穀臣太守招同耘劬、漪菴、稚香、瑞卿消夏竹溪寺〉，幾係上述「原班人馬」造訪竹溪寺，詩中亦提及：「□□□□□□□，□鄰夢蝶先生宅。」⁸⁷ 容或其字句稍有欠明之處，然夢蝶園仍清晰可見。吾人不妨再舉施士洁〈夢蝶園限東眞陽韻〉為例，詩云：「寧靖東來故國亡，先生招隱託蒙莊。孝廉遺蹟留鯤島，遺老回頭望鳳陽。竹滬藩王悲片壤，叢祠妃子弔斜陽。法華妙有南華旨，蝴蝶曾經夢一場。」⁸⁸ 先將寧靖王與李正青（?-1675）並舉，繼而寫寧靖王與五妃葬身之處——由〈輓寧靖王詩〉之「斜陽之望」而此「斜陽之弔」，衍成歷史定局／困局，終末則以莊周夢蝶解消現世的困境。唐景崧亦有〈夢蝶園限東眞陽韻〉（二首之一）：「劫運河山畢鳳陽，朱家一夢醒蒙莊。孝廉涕淚園林冷，經卷生涯海國荒。殘粉近鄰妃子墓，化身猶傍法王堂。誰從窮島尋仙蛻，赤嵌城南弔佛場。」又作（二首之二）：「世外蓬仙海外臣，花中魂魄一相親。漆園客許棲遺老，香冢魂疑化美人。世界迷離逃幻境，天涯扈從睡閒身。夢中事畢聞王死，蛻骨終當返永春。」⁸⁹ 無獨有偶，施、唐二詩皆寫「鳳陽」，一方面揭示明朝開基皇帝朱元璋的故鄉，一方面卻也暗示大明國祚因明末鳳陽總督馬士英擁立南明弘光朝而消亡——鳳陽變色，一場歷史離散的戲碼於焉登場。無論如何，該詩正以妃子墓鄰近

85 施士洁，〈浴佛前一日，唐維卿廉訪招同倪耘劬太令、楊穉香孝廉、張漪菴廣文、熊瑞卿上舍、施幼笙茂才遊竹溪寺次廉訪韻〉（四首之一），《全臺詩》第12冊，頁64。

86 貫休（832-912），字德隱，一字德遠，俗姓姜，七歲出家，著有《禪月集》。

87 施士洁，〈羅穀臣太守招同耘劬、漪菴、稚香、瑞卿消夏竹溪寺〉，《全臺詩》第12冊，頁84。

88 施士洁，〈夢蝶園限東眞陽韻〉，《全臺詩》第12冊，頁413。

89 唐景崧，〈夢蝶園限東眞陽韻〉（二首），《全臺詩》第10冊，頁64-65。

法華寺，凸顯其所在地理位置。第二首則描寫朱氏王朝終成一夢，李茂春等遺老則以海外遁跡之姿，蒞止斯島，唯其地下有知：聞寧靖全髮事畢，則其亦應歸返故鄉福建。二詩頗欲以釋、道之法，化解現實之無可奈何。此外，許南英卜居窺園，地近五妃廟（墓），也曾留下男女集體出遊之作：「下拜寧妃塚，閒遊處士園。沿溪尋古寺，拂席布清樽。海外無名跡，空中有色根；桂山山下路，新月已黃昏。」⁹⁰ 係以五妃墓——夢蝶園——竹溪寺——桂仔山（五妃墓）為其起訖之郊遊；又，其〈五妃墓〉（二首之一）：「蘋蘩合附孤忠薦（作者自註：同治甲戌，沈文肅奏以延平郡王鄭成功祠列入祀典，五妃與焉），碑碣猶留十字香。監國夫人墳在否（作者自註：監國夫人，陳永華之女、鄭成功之孫鄭克塽之妻也。克塽監國遇害，夫人隨夫盡節，葬北門外洲仔尾。其地瀕海，波浪沖沒，不知其處）？淒涼洲尾弔斜陽！」⁹¹ 則不僅述及因延平郡王祠「奉旨祀典」，從祀寧靖王與五妃，更使延平郡王祠成為五妃廟／墓附近之新地景，尤有甚者，乃勾起南明滅亡前，另一段可歌可泣的殉烈故事。

不唯如此，彼間詩人亦不乏以五妃墓為題而有擊鉢限韻之作，如唐景崧、羅建祥及施士洁皆有〈五妃墓限支韻〉之作：

秀姑合伴王袁死，兩婢荷梅死更奇。海上鶻啼悲玉帶，冢中魚貫葬瓊枝。
法華寺畔尋詩碣，魁斗山頭弔冷祠。竹瀝遙遙埋白髮，城南風雨走靈旗。⁹²
一葉朱家已盡時，貞心難得五蛾眉。更無北地降王表，同賦東瀛絕命詩。
竹瀝惜分埋骨地，桂山留得妥（義）靈祠。斑斑玉帶鶻啼血，祇有鄰園夢蝶知。⁹³

城南遺冢傍芳祠，弔古淒涼范九池。魚貫宮中留玉帶，鳳陽海外失金枝。
千秋氣壓桃花廟，一代光爭桂子碑。五百田橫孤島在，不教巾幗愧鬚眉。⁹⁴

吾人實不難想見該地早已成為其雅集嬉遊之所，甚或提供彼間文人詩料之

90 許南英，〈與陳子模、傅采若、張愷臣遊夢蝶園，拜五妃墓，飲於竹溪寺，女校書四人與焉〉，《全臺詩》第 11 冊，頁 172。

91 許南英，〈五妃墓〉（二首之一），《全臺詩》第 11 冊，頁 166。

92 唐景崧，〈五妃墓限支韻〉，《全臺詩》第 10 冊，頁 65。

93 收錄於連橫，《臺灣詩乘》（《臺灣文獻叢刊》第 64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頁 210。

94 施士洁，〈五妃墓限支韻〉，《全臺詩》第 12 冊，頁 407。

處。這三首詩遣詞用字皆有相似之處，如「瓊枝／金枝玉葉」之語境：唐詩與施詩之「瓊枝／金枝」與羅詩之「玉葉」，尤有甚者，更不約而同提及「玉帶」——此可能也客觀反映了玉帶流落尋常百姓家的情形。施詩敘及范九池，頗見范詩所立下的典範作用與其文化承傳之意，又將五妃／桂子碑與息嫺（息夫人）／桃花夫人廟相提並論，欲彰顯其貞節。⁹⁵ 唐、羅之詩，則將視角延伸至竹滬與法華寺（夢蝶園），復揭示竹滬與城南桂山（魁斗山）的關係，顯見其已成爲城南不可多得的景點。尤其，羅詩不但有將「絕命詩」獨立表述之意味，所云「五娥眉」與「北地王」之「同賦」，也已超乎原有之歷史表述。再者，乍看之下，「竹滬」與「桂山」已不乏有「各一丘」之愴然，然桂子山一角之「義靈君祠」，即兩位侍宦殉死埋骨處，則又爲小歷史掙得一片難得的風景，境界又翻進一層。附帶一提，范咸之後，施士洁允爲在地詩人詠五妃事較多者，乙未割臺後，亦有〈和哭菴續寓臺詠懷韻〉（六首之六）（極可能爲西渡後之作），詠及：「遙酹天球墳上草，幾莖殘髮有餘春。」⁹⁶ 芳草萋萋之餘，頗有藉詠史以自況個人身世之意。

四、結 論

表面而言，明清雖係對立之政體，然文人之相關政治書寫卻有文學內在肌理與歷史傳承之意義，揆諸〈明寧靖王傳〉及其相關題詠，係完整貫穿清朝統治臺灣 213 年的文學主題，可知清初不僅沒有明顯書寫上的禁忌，反而成爲官方方志的重要史料，且其內容也可有悼明之意，但可能因朱一貴事件發生，而使官方態度有了急遽地轉變。本文以方志藝文志所載寧靖王與五妃事蹟爲根源，考察其如何由寧靖王史傳書寫轉變成爲後世文人之題詠，尤其，五妃在史傳中僅爲「附屬」，後來卻成爲題詠之大宗。此中，不難發現自陳元圖〈明寧靖王傳〉及〈輓寧靖王詩〉以降，寧靖王與五妃的題材先後得到來臺及在地文人的重視而多親臨其地吟詠，而且，大抵與其任職、居所、

95 譚嗣同〈桃花夫人廟神弦曲〉（三篇之一）云：「帝子靈旗千里遙，渚宮玉露蘋花泣。」見譚嗣同撰，《譚嗣同全集》（臺北：華世出版社，1977），頁 459。

96 施士洁，〈和哭菴續寓臺詠懷韻〉（六首之六），《全臺詩》第 12 冊，頁 98。

是否參與方志纂修抑或科舉出身、身為廩膳生員等，皆有一定程度之關係。

而依其題詠現象，可約略分為兩次典律時期。第一次典律為康熙二十二年至康熙五十九年（1683-1720），可謂呈顯出「蓮開並蒂」的並詠面貌：先有寧靖王題詠，後來則逐漸出現五妃題詠，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早期楊宗城〈過寧靖王故宮〉及張方高〈輓寧靖王〉係詠及寧靖王外，稍晚也開始出現了以林中桂（明經）、施陳慶（茂才）、施世榜（明經）及何借宜（茂才）諸氏以〈弔殉節五妃墓〉為題的詩作，其中，林中桂（歲貢生）亦係實際負責《臺灣縣志》之編纂。且自宋永清以降之寧靖王題詠多承襲李重元〈憶王孫〉：「萋萋芳草憶王孫，柳外樓高空斷魂，杜宇聲聲不忍聞。欲黃昏，雨打梨花深閉門。」故明引或暗用：「萋萋芳草」、「王孫」、「杜鵑」、「杜宇」、「望帝」者，不知凡幾。第二次典律為康熙六十年至光緒二十一年（1721-1895），五妃題詠躍然成為「一枝獨秀」的局面，而寧靖王題詠則驟降為零星之作。此須加以說明的是：第一次典律晚期，就其質量而言，實已不乏有顯豁五妃之勢，又，就外在題詠數量而言，由寧靖王轉向五妃，不論由主從角色或性別關係而言，皆是一大翻轉，可謂由陽盛陰衰轉向陰盛陽衰，此乾坤／陰陽顛倒，頗有性別越界之傾向，尤有甚者，就內在書寫理路而言，更屢屢出現「巾幗不讓鬚眉」之類男性化／陽性化的修辭，這無疑才是更為深層的性別越界。無論如何，可以清楚看到「主客易位」與「乾坤倒錯」。又，第二次典律時期，適值清中葉以降，雖然寧靖王遺物、遺墨陸續出土，然仍未能重獲文人青睞而挽其題詠之頹勢。

此外，也可由《全臺詩》收錄題詠文人之詩作中，管窺寧靖王與五妃題詠轉變趨勢：楊宗城〈過寧靖王故宮〉獨詠寧靖王；郭必捷雖有〈過寧靖王墓〉詠寧靖王，然亦有〈魁斗山早春〉詠及五妃墓所在之魁斗山春景；張方高有〈輓寧靖王〉及〈海吼行〉二作，前者乃專詠朱術桂；何借宜有〈弔殉節五妃墓〉、〈雨後口占〉及〈題前阿仙堂〉三作，其中，〈弔殉節五妃墓〉係專詠五妃；施陳慶有〈弔殉節五妃墓〉及〈打鼓山〉（或作〈鼓山行〉），其〈弔殉節五妃墓〉專詠五妃；林中桂、呂宗健、祝道椿、僧蓮芳等人皆僅有一作，當中，除了呂作偶有觸及五妃外，其他皆以五妃為主要題詠對象；秦定國二作皆題詠五妃；李如員有〈臺城竹枝詞〉（四首），其一即詠及五妃。又，寧靖王與五妃題詠大抵皆具有一定之地緣關係，但五妃題詠隨著時代前

進、開展，其跨越地域之色彩亦逐漸加深，如：朱仕玠不僅與前明宗室同姓，而且任鳳山縣教諭，然竟無詠寧靖王墓者，反而有〈五烈墓〉詩二首，唯此揆諸：康熙六十年以降，乾隆二十八年之前，尚未有詠及寧靖王者，推測其與朱一貴事件不無關係，若然，則又可見該事件影響之大；俟諸清末之前，更有衍為全島性題詠之趨勢，如林占梅〈題五妃墓〉。凡此，五妃題詠可謂繼清代初期具有地域性關係及跨越性別色彩之後，迄清代中後期則又衍為具有跨越地域性之色彩，而且，符合臺灣古典文學史由南向北的發展進程與趨勢，從而也顯豁本文主題之重要性與代表性。不唯如此，此間之五妃題詠，雖然承續著前期的書寫傳統，然在內容風格上亦有所深化與變化，深化者如傷悼詠嘆之內容，變化者如對於五妃行誼的反思辯證——某種程度而言，皆可將之視為朱一貴事件的影響效應。又，極為巧合的是，變化者之詩作多非刊載於臺灣方志之中，故得以擺脫官方意識形態的糾葛，而能夠進行更深刻的歷史反思，凡此，亦可以見出方志深具形塑官方意識之功能。此外，清末之際，更不乏將五妃墓與城郊園林名寺同列為景點而有賞遊之作，甚或時而有限題限韻雅集之作，而賞遊與限題限韻之作，又明顯淡化南明之政治色彩。

職是之故，關於寧靖王與五妃題詠之消長，可以有此梗概之認識：首先，寧靖王與五妃故事隨著方志藝文志的纂修，形成初步典律化的過程，寧靖王與五妃先後亦獲得題詠。其次，隱而未現的是：康熙六十年，朱一貴事件爆發，造成寧靖王題詠銳減。復次，朱一貴事件之後，寧靖王與五妃題詠皆沉寂了一陣子，直迄張湄才又見到五妃題詠，而此亦是有清以來，第一位具有巡臺御史身分者首倡之題詠，故對後來題詠發展毋寧具有指標性意義。後又有乾隆十一年（1746），六十七及范咸命方邦基重修五妃墓、並於大南門外立五妃墓道碑及率僚屬致祭等重要舉措，其後，謝金鑾〈五妃墓〉、祝道椿〈過五妃墓〉、楊浚〈澎湖弔古歌〉及施士洁〈五妃墓限支韻〉皆曾提及該碑碣，李如員〈臺城竹枝詞〉（四首之一）、秦定國〈五妃墓〉（二首之二）也都提及五妃墓道，顯見勒石立碑對後世文人題詠之影響。不唯如此，六十七與范咸二人更趁編纂《重修臺灣府志》之際，留下大量具有樹立典範意義的五妃題詠詩作，而此亦是影響第二次典律的重要因素。準此而言，五妃事蹟得到官方高度重視，除了凸顯傳統綱常倫理教化外，不乏也是官方有意暗中

轉移焦點的結果。最末，因五妃墓地臨近府、縣之行政／權力中心，故不論對於來臺或本地文人多有地利之便，且與竹溪寺、夢蝶園構成城郊名剎園林群落——幾為明鄭江山之隱喻，而成為文人尋幽訪勝之地；既中心又邊緣之辯證，既可裨益仕宦活動之進行，亦得以於公餘之暇出遊消憂。倘若寧靖王之殞落代表南明政權的消亡，則寧靖王與五妃墓地或某種程度象徵南明疆土之互存以及南明國祚之延長。清末以前，五妃終於得到更多文人普遍的題詠，尤有甚者，五妃題詠由插曲轉而成為主調——此中，迭經張湄、六十七及范咸等重要官員倡導與題詠，所謂「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後來幾乎成為全島性的文藝活動，反觀，朱術桂墓因僻處竹滬，缺乏地理上的優勢，交通上具有一定的限制性，後來，雖然也得到後人立祠祭祀，然不可忽略其仍具有一定的政治敏感性，遑論又發生朱一貴事件，揆諸乾隆三十七年朱景英寫作〈一元子玉帶歌〉時尚未立祠，而光緒三年何澂寫作〈臺陽雜詠〉時已成荒祠，可知其立祠時間明顯晚於五妃，而即使立祠祭祀，其光景也不過百年時間即已沒落，加上其祭祀規模有限，極可能只限於家族性致祭，故與五妃的情況，實不可同日而語。凡此，皆可能造成後來寧靖王的題詠愈趨式微。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清·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禮記注疏》（重刊宋本禮記注疏附校刊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

唐·杜甫著，清·楊倫編輯，《杜詩鏡銓》，臺北：漢京文化公司，2004，志古堂校刊本。

唐·羅隱著，潘慧惠校注，《羅隱集校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

清·六十七，《使署閒情》，《臺灣文獻叢刊》第122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

清·王禮主修，《臺灣縣志》，《臺灣史料集成·清代臺灣方志彙刊》第4冊，臺北：行政院文化建社委員會、遠流出版公司，2005。

清·江日昇，《臺灣外紀》（全二冊），臺北：世界書局，1985。

清·朱景英，《海東札記》，《臺灣文獻叢刊》第19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

- 清·范咸等修，《重修臺灣府志》，《臺灣府志三種》，北京：中華書局，1985。
- 清·高拱乾等修，《臺灣府志》，《臺灣府志三種》，北京：中華書局，1985。
- 清·朱彝尊，《曝書亭集》，《清代詩文集彙編》第116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 清·黃叔瓚，《臺海使槎錄》（與《清一統志臺灣府》、《臺灣輿地彙鈔》及《番社采鳳圖考》合訂本；臺灣文獻史料叢刊第2輯第21冊），臺北：大通書局，1984。
- 清·蔣毓英修，《臺灣府志》，《臺灣府志三種》，北京：中華書局，1985。
- 清·劉良璧纂輯，《重修福建臺灣府志》，《臺灣文獻叢刊》第74種，臺北：大通書局，1984。
- 清·譚嗣同撰，《譚嗣同全集》，臺北：華世出版社，1977。
- 連橫，《臺灣詩乘》，《臺灣文獻叢刊》第64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
- 全臺詩編輯小組編撰，《全臺詩》，臺南：國家臺灣文學館，2004-2008。
- 錢仲聯主編，《清詩紀事（八）·乾隆朝卷》，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
- 王雲五主持，《西清硯譜》，《四庫全書珍本初集》第8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0。

二、近人論著

- 李嘉瑜 2006 〈殉國殉夫淚有痕——臺灣古典詩對殉節五妃的詮釋〉，《成大中文學報》14(2006.6): 171-210。
-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纂 1971 《故宮文具選粹》，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Political Writing and Developing History: Discussion and Analysis of Poetry Eulogizing the Prince of Ningjing and His Five Concubines

Wang Chien-kuo*

Abstract

At the end of the Ming dynasty, the Prince of Ningjing 寧靖王 fled to Taiwan, where he later committed suicide. The poignant tale of his five concubines sacrificing their lives for him out of loyalty became a theme continuously developed by an unbroken succession of poets. Although the Qing dynasty was the opposing regime in the story, this did not prevent both local poets and those visiting Taiwan from China from deeply exploring the subject matter, a truly unusual phenomenon in the history of Taiwan's classical literature.

This paper first traces the history behind the story, and then explores the related poetry that appeared in the Qing dynasty in order to highligh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ception and interpretation. Then, viewing the poems in parallel, this paper identifies the related context, such as date of writing, reasons for writing, whether the writer was present, and the position of the writer, in order to differentiate the different possible motivations behind each poem. This paper also explores the writing skills employed and underlying ideological changes this possibly implies.

Keywords: Qing dynasty, Taiwan, Prince of Ningjing 寧靖王, five concubines, classical poetry, local gazetteer

* Wang Chien-kuo is an assistant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at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ainan.